

最值得阅读 的文学风景 最值得品 味的文学盛宴
中国惟一由十位大家名家共同举荐的文学年度选本

2004年



人民文学杂志社 编选



十位名家举荐
文学观察书系

中篇小说卷

主 编 / 崔道怡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教育部推荐 语文学习名著 教育部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
指定阅读书目 教育部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指定阅读书目

文学 精品

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

中国文学名著
中国文学名著

中国小说名著

中国文学名著

中国文学名著

中国文学名著

中国文学名著

中国文学名著

中国文学名著

中国文学名著

策 划 / 韩作荣 刘铁巍
统 筹 / 肖复兴



十位名家举荐
文学观察书系

**2004年
文学精品**

中篇小说卷

人民文学杂志社编选

主 编 / 崔道怡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4 年文学精品·中篇小说卷/人民文学杂志社编选.
兰州:敦煌文艺出版社,2004
(文学观察书系)
ISBN 7-80587-729-7

I. 2... II. 人...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②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·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8574 号

书 名 2004 年文学精品 中篇小说卷

作 者 人民文学杂志社 编选
责任编辑 刘铁巍
封面设计 伊 人
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(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dhwycbs.com> E-mail:dhwychs@sohu.com
邮购电话 (0931)8773235 传真 (0931)8773235 8773238
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2.125 插 页 2
字 数 301 千字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3,000
书 号 ISBN 7-80587-729-7
定 价 22.00 元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编 选 说 明

这是一套四卷本的年度文学精品选集，分为中篇小说卷、短篇小说卷、散文卷、诗歌卷，由人民文学杂志社编选，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为了和其他选本有别，使这套书更具权威性，编者特邀国内十位著名的作家、批评家和教授举荐，倾编辑部所有力量披阅数以万计的作品，分工负责，最后以集体讨论的方式确定各卷篇目，旨在披沙拣金、存真去伪，遴

选出真正具有创造力和艺术品格、既有丰盈的感性又有理性深度的佳作,聚集时代的精神能量,使这些精美的作品脱颖而出,并得以流传。

这套年度文学精品选集,由韩作荣、刘铁巍策划,由肖复兴统筹。在具体编选过程中,中篇小说卷由程绍武负责,短篇小说卷由宁小龄、杨泥负责,散文卷由陈永春、李平负责,诗歌卷由商震、朱零负责。

各卷主编分别为——

崔道怡 主编中篇小说卷。

李敬泽 主编短篇小说卷。

肖复兴 主编散文卷。

韩作荣 主编诗歌卷。

作品的编排,以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,诗歌卷则以姓氏笔画为序。

人民文学杂志社

2004年11月

目
mu lu
录

- 001 叶 弥·小女人
058 陈应松·马嘶岭血案
107 晓 航·师兄的透镜
154 须一瓜·穿过欲望的洒水车
200 严歌苓·灰舞鞋
261 池 莉·托尔斯泰围巾
339 映 川·不能掉头





小 女 人

叶 弥

星期五。早晨。

昨晚刮了一夜的急风，没有下雨。早晨开始起，风缓了，风里头飘着雨丝，雨丝比风更长。于是，昨夜里落在地上的树叶就沾满了雨水。此情此景，就如一个悲伤了一夜的妇人，到了早晨，身上还没来得及收拾，显出一片狼藉。凤毛推着自行车从家里出来，给一只蝴蝶撞着了脸。这是一只灰白的蝴蝶，翅膀被雨水打湿了，狼狈而慌乱，急着找一个地方晾干它的翅膀。它撞了凤毛一下，觉得大难临头，这一下它更加惊惶失措，采取了一个不恰当的行动：快速地无目的地扇动翅膀。它上升，斜斜地战栗着上升。幸运的是，它没有撞到混凝土浇筑的墙体，而是撞到了一扇还算干净的玻璃窗。它看到了玻璃窗上的光亮，就觉得它的归宿应该在玻璃窗里面，拼命地用身体拍击玻璃，像一只小手一样，“咚”地一下，“咚”地一下……玻璃上留下一片模糊的蝶粉，像哈出来的热气。

小女人

Zhongpianxiaoshuo Juan



这是凤毛一大早从家里出来时看到的景观。她不是个多愁善感的女人,但她不缺乏女人的自恋情绪。她看见这只蝴蝶,联想到一样东西:她自己的嘴唇。镜子里的嘴唇。没有上口红的嘴唇。失血的焦虑的嘴唇。嘴唇会营养不良吗?当然会。蝴蝶的翅膀也会营养不良。嘴唇会颤抖着说不出话,蝴蝶的翅膀就像凤毛镜子里的嘴唇,失血、焦虑、无法诉说。凤毛放下车子,走过去把蝴蝶从窗上摘下来,拢在手心里,放到楼梯下面干燥通风的地方,对着蝴蝶叹了一口气,显出自嘲的样子,说:“啊呀!你这么固执,这么无能,这么孤单,肯定像我一样,是个女的。”

她的神情是矫情的。从来没有机会这样放松地矫情,所以她是愉快的。

一年来,凤毛感到生活中存在一个严重问题:她无法再在生活中寻找乐趣。她告诉自己说,等等看,也许会有乐趣出现在面前。她的乐趣包括:到银行里去存一点钱;下馆子或自己做一顿清淡可口的晚餐;到商场去给自己或女儿菲菲买一件衣服;和自己的男人睡觉。

婚是她自己要离的,她在协议离婚书上是怎么说的:夫妻生活不和谐。她的丈夫叫姜有根,姜有根有些怀疑地问她:“我们不和谐吗?”她理直气壮地反驳:“我们算得上和谐吗?”姜有根想了半天,老老实实在地回答她的问题:“是算不上。”办理离婚手续的工作人员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,一看这个理由,就深表同情地说:“唉,什么事都好商量,就是这个事没法商量。我知道。”姜有根和凤毛是一个厂的,离了婚以后,姜有根的脑子突然拐过弯来,他盘算着:和谐当然就是和谐,但是,算不上和谐并不就是不和谐。算不上和谐是和谐与不和谐之间的中间状态,大家都是这么过的,凤毛为什么不像大家一样过。他找到凤毛的立织车间,对着凤毛叫嚷:“凤毛,你到底想干什么?我不打你不骂你,只要你给我一个答复,你到底想干什么?”凤毛支起眼睛看了他半天,才懒洋洋地说了一句:“想干什

么？我也不知道。”

她当然知道，只是不说。不说的部分原因是不容易表述。这世界上并不是什么都能轻而易举地表述的，譬如你找得着的一条路，但你不知道这条路的名字。

后来，凤毛真的后悔了。她离婚不到半年就遇到下岗的事，下岗让她对离婚产生后悔情绪：她没有男人可以诉苦，更没有男人分担她日常的生活开销。一个小街小巷里的女人，为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舒缓而有节奏，这两样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姜有根在厂里碰到她时，云里雾里地说：“唉，好强的女人命都苦啊！”凤毛简洁地说：“我认命。”她斩钉截铁地护卫了内心的种种企求，那里是她自己的，柔软、阴暗，容易失控，便于崩塌，需要用强悍的外表掩护。此刻，凤毛叹完蝴蝶的命运，急急忙忙地骑着自行车到一家新开张的超市去。朋友介绍她到那里去做营业员，一个月五百块人民币。五百块钱对于她来说不是小数目，除了可以支付她一个月的水费、电费、煤气费、电话费外，还可以支付她和菲菲大半个月的菜金。

她骑着车子经过一条小马路，那里有一条她熟悉的巷子。算不上刻骨铭心，但绝对是了如指掌。看到它，往日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芜杂又慌乱，令人不快。气息蔓延之处，腐肉蚀骨。所以，我们的凤毛气都喘不匀了，她放慢了车速，以哀悼者的目光打量昔日的作法事的道场。这一打量，凡间就出了问题。她看见姜有根和一个女人同撑着一把伞从巷子里出来了，他们睡眼惺忪，又掩不住地快活。这点儿小雨算什么？小雨里正好大大方方地搂在一起，做一些琐碎的但意义重大的事。譬如一起去喝豆浆。

他们就在凤毛的车子前面抢先过了马路。他们不怕凤毛的自行车，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女人。至于这个女人的外貌体形，他们没有兴趣打量一眼。有一瞬间，伞碰着了凤毛，凤毛看见他们的嘴巴在动。奇怪的是，她全神贯注地伸长了耳朵，却听不见他们嘴巴里发出一点儿声音。他们走了之后，被伞碰着的肩膀着火一样疼痛起



来。

反正,今天这个下雨的日子不是个吉祥的日子。凤毛找到超市的部门经理,那经理再把她带到总经理处。总经理告诉她,很抱歉,他们暂时不需要她了,等需要人手的时候再通知她。

这种事情她经历得很多,今天她特别沮丧,因为下雨,因为看见前夫搂了一个女人。其实这两件事并不是不寻常的事件,因为在时间的序列中紧挨着发生,所以她特别沮丧。她穿着雨披,在超市边上的栏杆上坐下,失神地打量潮湿的地面,心中隐隐约约地又是伤心又是害怕。或者伤心和害怕原本就是一回事。她坐了有五分钟的光景,站起来找她的自行车。她放自行车的地方已空了。她继续找,以放自行车的地方为轴心,向外一圈一圈地扩展着找。还是没找到。终于,她接受了一个事实:她的自行车被偷了。她只好安慰自己说,啊,还有比我更差的人。我至少没有穷到去偷盗。

其实,穷和偷盗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。凤毛这么想,那是她已经下坠到一个地方了。不经意地,她就下坠到这个地方了。这个地方有一个显著特征:不必为区分是非去操心。有些事情的两个方面,没有是与非的关系,只是非与非的关系。在正常情况下,坠落是生活延续的主要方式。

没有了自行车,凤毛只好坐公交车回去。下了雨,公交车猛然拥挤起来。她不是坐车族,不熟悉公交车上的种种手段。结果,下车的时候,她被人推了一下,一脚踏空,把腰扭伤了。这回是真痛。

到医院去是不行的,起码得花掉百把块钱吧?从公交车上下来,她强忍着疼痛上了一趟菜场,买好今晚和明后两天的菜。她吃得不多,女儿菲菲吃得也不多,她们的胃口都像鸟儿那么小。她买了一棵白菜,一斤鸡蛋,一斤豆腐,一斤咸菜,四块钱肉丝。就这点儿东西,十元钱左右,母女两个人能吃三四天。

她住在四楼。现在,她躺在床上,腰部贴了膏药。只要轻轻一动,腰间的某个部位就狠狠地疼。她维持着一个姿势过了有半个小

时左右,预感到腰会继续疼痛下去,就撑起头给母亲家里打了个电话,让母亲到学校里把菲菲接回去两天。她还要强地告诉母亲,家里买了很多菜,明天她就送些菜过去。母亲说:“你留着自己吃吧。”凤毛本能地偏开话筒一些,她从来就没有习惯母亲说话的生硬口气。母亲是犟的,显山露水地犟。她也是犟的,不露声色地犟,这是她做人里的一个长项,许多事,就不露声色里水到渠成了。

窗外的天色渐渐黑下来,黑到某种成色,再也不朝下黑去了。夜空是青灰色的,雨在青灰色的夜里紧一阵慢一阵。将是一个漫长的雨夜。凤毛睡了一觉,醒来后感到寂寞难耐,就给前夫挂了一个电话。电话没人接听,姜有根和那个女人还有那把伞在哪里呢?她放下电话,腰又火辣辣地疼起来。寂寞和疼痛一起攻袭她,她咬住被子的一角抽噎起来。眼泪像熔浆一样烫,流过的地方很快干了。

现在的情况是:她很忙,心中很焦虑,她的生活充满了危机。即便是这样,只要一有空,她就开始寂寞。男人对她有很多种用途,是她脆弱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。但是现在,离婚一年来,还没有任何男人走进她的生活。她敞开大门,没有人走进来。这合理吗?

后来,有人敲门。来的人是三楼的柴丽娟。

凤毛住四楼,柴丽娟住三楼。柴丽娟的男人是一个香港人,听说在香港也有一个老婆。按他的行为推断,他的正式婚姻有点儿问题。他做生意,在内地到处跑。也许在内地的什么地方还养着像柴丽娟这样的女人,他为她们买房子,然后把她们装进去。他颇像个养蜂人,只是他经常不在蜂巢边上。他到哪里去了?他做的是什生意?诸如此类的问题,柴丽娟从来不去探索。甚至她是不是个被抛弃的女人,她也从不去设想。这不是个问题,问题在于,她每个月都收到他的一大笔赡养费。有了这一大笔赡养费,柴丽娟就有资格成天闲得发慌,无事可干。她从大门的猫眼里看见凤毛歪歪扭扭地走上去,晚上又没见她开灯,女人对待同性,时不时地会有一些真切的关心,于是她就来关心她了。



凤毛恰好需要关心。她开了门。看见柴丽娟，心里就鄙夷地想：“原来是她？香港人包的二奶。”她感到自己不再虚弱，因为相比而言，她的生活中存在着理直气壮的因素。柴丽娟从门外走进来，她显得比凤毛的生活还理直气壮。“哎哟。”她先叫唤了一声，笑嘻嘻的，是良家妇女的笑。“快到床上去躺着。没吃晚饭是不是？我来给你做。”于是凤毛转了一个位置想：二奶也是人，她过得比我好呢，她不用到处找工作受人白眼。

以前她看不起柴丽娟，她认为一个女人不靠自己的劳动而享受裕足是可耻的。今天晚上，就在刚才，她为原谅柴丽娟找到了理由。这种寂寞的雨天，加上疼痛，谁都会软弱的。

这两个从来不热络的女人在这个雨夜里格外亲热，说了很多话，互相理解到对方最本质的地方。这种谈话是有益的。柴丽娟认为凤毛最缺的不是钱和工作，最缺的是可依靠的男人。有了可依靠的男人，就有了钱，工作就显得不是太重要了。她给凤毛提供了几个可供选择的男人，凤毛选了一个：五十岁的中学语文教师，离异无子，住三室一厅。

柴丽娟说这人是她的一个远房亲戚，性情温顺，很懂礼貌，从不乱花钱，可惜是个秃头。凤毛犹豫了一下，随即抿着嘴笑了一声，说：“人家还要不要我呢？”

这件事情就在语言中交流成功，千难万难的事情，竟然就这么轻飘飘地谈成了。两个女人都很兴奋，接下来的事情看上去会顺利解决的。

凤毛今年刚三十岁，离婚一年，在一年当中她又失业了，她这种女人是无人问津的。不过她总是安慰自己说，面包会有的，男人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心诚则灵，她不信自己什么都得不到。

果然，柴丽娟给她介绍了一个教师。剩下的那些青灰色的夜她过得很踏实，做了一个关于选购宝石的梦。和谁在一起选购，选什

么样的宝石，她忘记了。这不影响她满腔的踏实。其实说穿了她什么都没有得到呢，这就是女人，捞着一根稻草也当成是凤冠霞帔。

早上起来，她觉得腰已经好了。她撩起睡衣，站在镜子面前打量自己的腰，那儿有些赘肉，但总的说来还是可看的。她慢慢地抬起一条腿放在椅子上，这腿也是匀称的，可看的。她慢慢地放下腿，对着镜子一笑，有点儿笑靥如花的意思，嘴唇上也有了血色。镜子里这个想找男人的女人还是说得过去的。

今天是星期六，女儿不在家，不必为女儿忙碌。她穿着睡衣，蓬乱着头发，久久地站在西窗前瞭望。这是个晴朗的日子，天空蔚蓝，棉絮似的白云在天空里不紧不慢地飘，阳光是一年中纯正的金色，它重重地落在每一个地方，看上去它很光滑，光滑得像黄铜一样。桂花还在香着，太阳一出来，它的悠长的香味就变成了暖香，弥漫而没有节制。西窗下面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各式各样的人走着，不经意地流露出每一种细小的生活习惯。她看的不是这些人，她对来来往往的人没有兴趣，她看的是不远处的那座著名园林，这座园林名叫秀园。秀园，像一个女人的名字。

晚六点，凤毛和胡老师在秀园门口见了面。胡老师手上拿了一把扇子，他果真是个秃头，但是凤毛觉得他气宇轩昂，没有头发反而给他增加了几分干练。他们互相看了一眼，然后又互相用力地看了第二眼，站在那儿不说话。柴丽娟见此情景，就去买了门票让两个人进园子。

园子里的一个地方，张灯结彩，穿着旗袍的演员坐在椅子上唱着曲子。这是深秋了，夜里的风有点凉。满天星斗，灯光也明亮，演员卖力地唱着，弹着弦子或琵琶，虫子到处乱撞，奇怪的是这一切并没有让园林热闹起来，反而让它显出秋末的悲凉。

凤毛跟在秃头教师后面，心里有点浮萍般的漂泊。教师看台上



的人,她看教师的背影。教师的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,却不戴假发,说明他是个自信的人。他的脖子和光脑袋连成一体,粗硕有力,具有某种威慑力。总而言之,他是凤毛愿意接受的男人。于是,她趁着台上换演员,对秃头教师说:“胡老师,我们到那边坐吧。”她的态度很积极,也很坚决,秃头胡老师就跟着她到“那边”坐去了。

“那边”是一座紫藤架,两个人坐在紫藤下面的石凳上,保持一段距离,朝着同一个方向,隔了一条河听对面的舞台上唱曲子。听了片刻,胡老师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一百元面额的钞票,对凤毛说:“凤小姐,刚才柴小姐替我们付了门票,你还给她吧。她生活得也不容易。”凤毛说:“我来还吧。”胡老师不吭声,把钱放在凤毛的膝盖上,然后打开手上的扇子。他放钱的时候略微在凤毛的膝盖上用了一点力气,好像是试验一下凤毛的膝盖有没有弹性。仅此而已,马上又把手收回了,专心致志地听戏。凤毛想,都说现在的教师有钱,教师真是有钱了。教师有钱是件好事,因为他们为人师表,不敢张扬。她默默地把钱收起来。秃头教师开始跟着河对面的演员唱歌了,这是一首他熟悉的曲子,他唱得有板有眼,丝丝入扣。他一边小声唱着,一边收起扇子,用扇骨在凤毛的膝盖上敲了一下,站起来走了。凤毛跟着他出了园门,又鬼使神差地跟着他上了一辆出租车。在出租车上,他们没有任何亲昵的举动。出租车停下,秃头教师的曲子还没唱到底。他付了钱,走进一扇门里,开始上楼梯,一边还唱着。爬到六楼,他的歌声还是一点不乱。他是个健壮的男人。然后他就开了自己的门,打开灯,去换拖鞋,任凭凤毛惊惶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屋子。凤毛想起那只走不进屋子的蝴蝶,蝴蝶现在破门而入了。

她看着秃头教师拉下窗帘,有情调地打开落地台灯,在机器里面放了一张评弹唱片,调整到最合适的音量。然后,他就忙着去洗澡。他忙得热火朝天,完全不顾凤毛在干些什么。事实上凤毛什么也没干,她在沙发上坐下,双手环抱身体,打量屋子。她还没有适应

四周的环境。她觉得这个单身男人挺卫生的,也很有情调,是个会安排生活的人,这种男人让女人放心。

一会儿,秃头教师出来了,他披着浴衣,撩起浴衣的一角擦着头发上的水,露出赤裸的腿和阴部。他这样随便,凤毛有些吃惊,就站起来了。他问:“想走了?”凤毛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走,她觉得走了可惜不走也可惜。正这样思索着,她的腿已经替她做出决定,在沙发上重新坐下了。她是被动的,也是情愿的。秃头教师挨着她坐下,说:“好,好,你这样就好了。走了多可惜?我们还没有做事呢。你是喜欢听我说话还是喜欢我不说话?”凤毛不说话,胡老师自言自语地说:“那我就不说话了。其实我不想说话。”他掀起凤毛的裙子,脱掉凤毛的短裤,把凤毛的两条腿用力地推到凤毛的头上方。这时候,凤毛提出了要求:“不行,你还没亲过我呢。”胡老师放下她的腿,一脸错愕。他拒绝道:“我不喜欢这样。”他略作思考,又怀疑地说:“你是个少见的女人,一般的女人在这时候不会提这种要求。”凤毛好奇地问:“哪种女人不提这种要求?”胡老师随随便便地回答:“就是那种女人。”凤毛懂得“那种”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。凤毛很失望,没想到胡老师对女人一视同仁。

凤毛想起以往曾经有过的接吻:平等互爱的吻,缠绵细致的吻,渗入灵魂深处的感动,让她升腾到一个清灵世界,让她入迷地喜欢爱与被爱……她对胡老师说:“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的。”胡老师说:“当然不一样,一样的话,我怎么会和你这样呢?”他看着凤毛的眼睛,希望凤毛做一个妥协,但凤毛避开了他的眼睛。是的,她从离婚以来,尽管生活很糟糕,但只要有可能,她就会做男欢女爱的梦,她的梦里有相当部分的接吻的内容,这部分内容对她来说很重要,因为它既隐秘又快乐,相当于一个女孩子躲在暗处觊觎老祖母晒在天井里的古董。

秃头胡老师拿下搭在沙发上的浴衣,穿起来,坐在凤毛的腿边调整呼吸。他意识到,进入这个女人会是一件麻烦的事。问题是,他



厌恶大动感情地和一个女人接吻，这是一件无聊的事。绝大多数的男人，二十岁时还会接吻，三十岁开始反感，四十岁开始抗拒，五十岁就彻底不愿与女人接吻了。

胡老师考虑了一下，觉得凤毛还是个不错的女人，看上去很懂道理，在男人面前也愿意被动。于是他伸出手，虚虚地搁在凤毛的大腿上，看上去像要进行一番抚摸的样子，手慢慢地朝上游走，忽然之间，迅雷不及掩耳，他拉下凤毛的裙子，把她的大腿盖住了。这个动作快速得有点可笑，它直白地表示出教师内心的恐慌和放弃的不情愿。凤毛暗自一笑，原谅了秃头胡老师。今天这件事到此为止是最好的。

凤毛走了之后，胡老师来到电话边，几次伸手，最后还是决定给柴丽娟打个电话。他在电话里是这么说的：“她多大年纪了，还这么让人麻烦？”

凤毛回来的时候是夜里十一点钟。柴丽娟独自呆在阳台上，手里拿着一把鹅毛扇驱赶秋天飞来飞去的小虫。阳台上有几盆花，也许正是这些花招来小虫子。正有些恼着，看见凤毛从新村大门走进来了。凤毛的走姿是紧张的，脸上也有一股暧昧之色。柴丽娟回到屋里去，打开楼梯上的指明灯，弓起身体，从猫眼里朝外瞄着，像一头可爱的猫咪。凤毛走到一楼时就注意到了三楼的灯光，她上到三楼，接近门边，用指头不满意地戳戳猫眼。柴丽娟朝后一让，仿佛真的给凤毛戳中了眼睛。她打开门走出去，跟随凤毛到四楼的屋子，自作主张地说：“菲菲不在家吧？我今天睡你这里，我们好好说说心里话。”

尔后，凤毛和柴丽娟一人一头地睡在了床铺上，开始了一场不成功的谈话。

当然，首先是谈胡老师。柴丽娟问话：“哎，怎么样？”凤毛翻了一个身，背对着柴丽娟，这并不是表示她不愿意畅所欲言，而是无